

## From KIRYU 石内都

我出生在桐生（译注：日语读作Kiryu），之后搬到横须贺，再从横须贺到横滨，然后现在又回到桐生，但居然在桐生发现了横须贺刺绣夹克的古着。横须贺刺绣夹克见证了部分战后史。这种夹克源自美军订制的刺绣，使用有亚洲风情的龙与虎以及基地名称做刺绣，后来逐渐演变成美军的纪念品，纪念自己曾到此地。在刺绣与纺织技术完备的桐生也制作了很多刺绣夹克。我曾经去横须贺沟渠街委托“大将缝纫刺绣店”做过一次刺绣，那里的老板也是桐生人。虽然早就知道刺绣夹克和桐生的关系，但当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几十年后，虽然只是碰巧来到桐生，但也不是偶然的感觉，这又体现了我的人生，真的很有趣。

对我来说“HIROSHIMA”像是维系“相遇”的一个系列，是我毕生投入创作的作品。除此之外，可以说我是最近才终于理解摄影的乐趣。借着搬家的机会我开始拍一些日常生活，自那时起感觉摄影一下子变得开阔了。我过去一直认为照片是一种反射，拍摄对象不论是事物、风景或是人物都是在拍自己。然而，当接到自拍照的委托时，我十分困惑，因为其实到那次为止我从未将相机朝向过自己。那时汇编的作品集就是《Moving Away》（苍穹舍，2021年），拍摄了直到从横滨搬走为止的三年间，以影子和弯道凸面镜里的自己为主，限定在暗房一公里以内的风景。

拍照这一行为无论是“HIROSHIMA”或是街拍，果然还是因为感兴趣才会按下快门，才会拍摄，因此在照片上不需要装酷，不再有奇怪的讲究。

我对搬去的桐生一无所知，但正因为不了解才想出去走走，带着小相机出门像散步一样，每天都有新发现。布料、纺织产业繁荣的地方，可算是支撑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。桐生的丝绸产业一度凌驾京都，因前来务工的人潮而昌盛，伴随丝绸出口的低迷而衰落，正可谓经历了兴盛败衰的地方。昔日的日本第一小酒馆街变为废墟，越来越多的空地，紧贴赛艇场玻璃的男人们。像这样每天都能感受到街道的颓败，这本身也很了不起。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亲眼见证着历史与往昔的残骸，却也只能相信未来吧。一想到自己的未来，就会不停思考如何度过剩下的10年时间。

摄影之所以有意思，或许就是因为身体上的邂逅与发现都能指向照片。那些影像跃然纸上，演变为另一个世界。在我开始摄影很早以前，有段时期因为特别喜欢马赛克瓷砖，很想成为马赛克瓷砖的匠人。《连夜街》（Asahi Sonorama, 1981年）都是在拍瓷砖。那些大量使用瓷砖的地方有澡堂、医院，还有红灯区。至于原因，是因为瓷砖只要一擦就会很干净，是洁净的象征，所以污秽的地方就会常用。红灯区有很多心形图案，因为那里是最没有爱的地方。这都是我自己的发现。马赛克瓷砖的正方形周而复始，近乎永恒地重复下去，从单个重复到整体，既是平面又多少有些相异，是种神奇的存在。

1947年出生于群馬县桐生市。1953年移居神奈川県横须贺市。1966年就读多摩美术大学设计科，学习染织工艺。1979年以《APARTMENT》荣获第4届木村伊兵卫摄影奖。2005年以“Mother's”获选第51届

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参展艺术家。2007年起至今拍摄广岛和平纪念馆收藏的原爆者遗物的作品“HIROSHIMA”，在国际上也受到好评，并于2013年荣获紫绶褒章。2014年成为第三位获得哈苏基金会国际摄影奖的日本人。从初期作品《绝唱，横须贺故事》、《连夜街》，到最新作品《Moving Away》等，出版多本摄影集。